

一年明月打头圆

□王汐钰

正月十五,上元灯火初张,一轮皓月缓缓升起。这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故老相传“一年明月打头圆”。此圆,是天地时序的重启,是人间烟火的收尾,更是藏在每个国人心中,关于团圆与希冀的最初印记。

这轮春月,与中秋的浑圆截然不同。中秋之月高远孤冷,带着“千里共婵娟”的怅惘;而元宵的月,刚从新年的爆竹声中抽身,沾着灶膛的暖意,裹着汤圆的甜香,低低地悬在檐角,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到那片温润的银白。它不似秋夜那般清寒,反倒像母亲含笑的眼,温柔地俯瞰着人间。街巷里,红灯笼次第亮起,与天上的圆月交相辉映,恰应了“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的古意。月光淌过青石板路,漫过挂着灯谜的灯廊,将万家灯火揉成一片朦

胧的光晕,天地间便有了一种极致的温柔。元宵的圆,不止是天上的明月。厨房里,母亲的身影在灯火中晃动,正揉着那团象征圆满的糯米面。南方的汤圆,讲究的是“包”出来的细腻。温水和面,揉至光滑如脂,揪一团在手,拇指轻压出窝,填入满满的芝麻馅,再指尖翻飞,轻轻收拢。那一个个圆润的汤圆,躺在竹篾盘里,像极了天上的微缩明月。而北方的元宵,是“滚”出来的热闹。馅料切块,在糯米粉里反复摇晃,每一次滚动,都裹上一层新的期盼,如同将散落的光阴,一点点滚成团圆的模样。邻里间常互相馈赠自家做的元宵与汤圆,你一碗我一勺,把团圆的滋味,融进了彼此的烟火日常里,也让这元宵的圆,多了几分人情的暖意。

待到汤圆入锅,沸水翻滚间,一个个白

胖的团子上下浮沉,屋子里便溢满了糯米的清香。盛一碗上桌,热气氤氲中,月光恰好落在瓷碗里,天上月与碗中圆,在此刻完美重叠。夹起一个,轻轻一咬,滚烫的芝麻馅顺着舌尖流淌,甜而不腻,暖到心底。父亲坐在一旁,慢饮一杯米酒;母亲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眉眼间满是慈爱。窗外的烟花骤然升空,在圆月旁炸开一片璀璨,屋内的欢声笑语,与屋外的锣鼓声交织在一起。这一碗汤圆,吃的是软糯的口感,品的是家的温暖。

元宵之夜,也是年的谢幕。过了今夜,游子便要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农人便要扛起锄头,耕耘希望。这轮“打头圆”的明月,既是团圆的见证,也是别离的序曲。记得那年元宵,我即将离家求学,母亲往我的行李箱里塞了满满一盒亲手做的汤圆,反复

叮嘱:“在外想家了,就煮一碗,日子要过得圆圆满满。”车窗外,母亲的身影渐渐远去。我抬头望向天边,那轮圆月依旧高悬,仿佛在告诉我,无论走多远,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岁月流转,城市的元宵灯火愈发璀璨,汤圆的口味也愈发多样,可那份对团圆的期盼,却从未改变。这“打头圆”的明月,是岁月的刻度,也是情感的纽带。它见证着孩童的嬉闹,见证着父母的牵挂,也见证着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希冀。

今夜,月色依旧,灯火阑珊。不妨停下匆匆的脚步,煮一碗汤圆,与家人共赏这轮新春圆月。愿这一年的开头之圆,能伴你四季平安;愿天上的明月常圆,人间的亲情常在。这轮明月,终将带着我们的期盼,照亮四季的路。

最难忘

zuizuanwang

串亲礼

□张昌伦



在我老家苏鲁皖三省交界处,四十年前老乡们春节走亲戚,所带的礼品就是当地特产蜜三刀、蜜鸡、蜂糕和鸡蛋等。

那年春节,我骑车带孩子去十里外的胡庄给表叔拜年。骑到半路,突然听到后边“噢嗒”一声,我忙扭脸去看:一盒蜜鸡全撒在了地上。

孩子立马吃了一惊:“是我想吃,刚才偷偷打开,不小心拿滑了……”看孩子这可怜样,我没有责备他,赶忙支起车子捡糕点。

蜜鸡糕点是空心的,由于路面仍上着冻,硬得跟钢板似的,结果大都摔碎了。我边捡边叹息:这一盒碎渣,咋还拿得出手?可不拿,礼品就成了单数,这样送礼是犯大忌的,亲戚会认为不尊重他!没办法,还是收拾好凑数吧!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将碎渣放在最下面,把完整的放在上面,再用纸包好捆扎成原样,放到孩子抱着的布袋里,重新上路了。

返回时,刚出表叔的村子,我就迫

不及待地翻看回的礼:啊!摔碎的那盒竟被留下了!

于是我心神不宁起来,愧疚和自责犹如两根针在无情地刺扎着我:叔一旦发现,对我该是啥看法!不说我看不起他吗?以后还跟我来往吗?这事如果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为此,我一直纠结着。

过了正月十五,周楼的表侄来看我父母。本来过了十五就不是年了,可表侄抱歉地说,他父亲的关节炎犯了,腿疼得不能走,急得不行!这不,自己刚从外地回来,就被撵来看望。

表侄走后,母亲说收的糕点可以吃了我,我便拿出一包。打开一看,我不禁愣了,随之大笑!因为我的心病就此治愈了:这盒糕点竟是孩子撒的那包!

后来见了表侄,我问他跟胡庄啥亲戚,他说那是孩子的姨家。“打听这干啥?”他瞅着我问。我笑笑:“没事,随便问问!”心里却庆幸没有被表叔发现。

小小说

xiaoxiaoshuo

旧欠条

□黄卫民

国仁老汉家着了一把大火,整个家几乎都烧没了。幸好那家里没人,孙子和孙女都去上学了。

看他们爷孙几个可怜的样子,邻居腾出了两间房先让他们住下,村里的大娘大婶们你抱一床被子,我抱一床褥子,更有兄弟爷们扛来了白面,提来了油。七十岁的国仁老汉,激动得连连向大家抱拳道谢。

国仁老汉给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打了电话,他们陆续回来了。国仁老汉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低着头。两个儿子都说:“爹,人没事就行,咱这房子在村里算最旧的了,我们早想盖新房了。”

爷儿们简单弄了两个菜,喝着酒商量着如何盖房。两个儿子的意思,是向村里要新宅基地,到马路边上盖。国仁老汉沉默了,想了又想,最后叹着长气说:“咱家在这儿住了好几辈子,我不想离开。”当即,两个儿子决定,按老人的想法,在旧地基上重盖房子。

拆墙时,一个工人从一扇窗下的墙壁里发现下面有个大窟窿。他大声喊:“快来看,这里边有个黑罐子。”工人叫来了主人,抱出了那个罐子。两个儿子和众人都看着国仁老汉,希望从他嘴里说出些什么来。国仁老汉想了很久,最后摇摇头说:“你爷爷走时没交代过,我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

“那咱们打开看看吧。”老大说。干活的人都知道地退了些什么。老大伸手去拿上面的盖子。他的手有些哆嗦,老二也一脸严肃。国仁老汉眯着眼,嘴里念叨着什么。

老大轻轻从里边掏出了几张黄色的纸,那都是过去的粗草纸。后来又伸进手去,特意在里边转了转,最后空着抽出了手。老二有些不甘心,抓起罐子,把口朝下,好像一定要从里边倒出些什么来。

两个儿子望着眼前那堆纸,又望了眼父亲。国仁老汉示意儿子打开看

看。老大拿出一张纸:欠条

因刚打完仗,伤员没吃的,今从国顺先生处借到小米二十担,小麦十担。特此此据

八路军独立旅三团团长:王杰
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爹,这是一堆烂纸,一点用没有,扔了吧。”老大说。

“是呀,爹,我以为祖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贝’呢,白激动了半天。”老二红着脸说。

国仁老汉像想起了什么,说:“听村里的老辈人讲过,你爷爷也说过一些,咱家过去是个大家族,那时家底厚,红军和八路军有困难了就来借粮食,没想到留下了这些借条,你爷爷从没见过我说过。”国仁老汉最后说:留着吧,也是个念想。

房子盖到一半时,来了个记者。他说,听说国仁老汉拆旧屋找到了东西,他来看看。拍了照后,记者兴冲冲地走了。

没多久,镇上、县上又派人看了那些东西,并做了详细记录,然后把东西拿走了,还询问了两位上岁数的村民。当时国仁老汉想,拿走了清静,省得这个来看,那个来采访的。

国仁老汉家的房子要封顶时,县长亲自带人来祝贺,并交到国仁老汉手里一沓钱。县长说:“我们找有关部门精准核算过了,这是欠条上借您家东西加上利息的钱。您家过去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我代表国家,谢谢你们!”

“我们没有向国家要钱的意思。”国仁老汉赶忙解释。

县长说:“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您家盖房子,也需要钱。您一定要收下。”四周响起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实际上,县里并没有这笔开支,钱是县长号召县直机关的党员自愿捐的。他心里想,自己是共产党人,人民对党的恩不能忘,把欠的钱还上,是理所应当的。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想起雷锋

□葛楠

在岁月的长河里静静流淌你的精神,永远的航标想起你,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人你的生命,如夏花般绚烂

你用行动诠释了何为奉献在人间留下了爱的痕迹想起你,那些助人为乐的故事在时光中,依旧温暖如昔

你的身影,在历史的书页里是一抹永不褪色的鲜红想起你,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你的名字,刻在时代的碑文里你的精神,如星辰永恒想起你,那份无私与真诚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

睡在故乡的床上

□胡秀玲

在故乡的床上我贪恋一场沉睡早起的鸡鸣叽叽喳喳不肯停歇朝阳漫过了老屋安静的屋檐一声轻唤从门外温柔地飘曳

“起床吃饭了”是母亲熟悉的语调恍惚间我还是无忧的少年偷得这几日清闲把尘嚣都忘掉收起往日书卷缩进温暖的棉被故乡的夜晚能包裹所有疲惫

一束阳光刺破了朦胧的睡眠惊醒!时光已经淌过三十年身在新年烟火,心却留在从前

在故乡的床上我还想再多睡一会儿用梦留住这一刻,安稳的人间

风筝,不会驾驭春风

□姜连龙

风筝,是春天开在天上的花不会驾驭桀骜的春风倒像误入局中的孩子被风摆弄了无形的把柄

像一尾刚上钩的鱼挣不脱那根长长的绳风筝,一场虚拟的真实不肯放下凌云的梦

握线的人,却把春风当成花期凭栏而立,沉醉风中心随云影渐渐浮躁不顾风筝何去何从,不问东西

既然无力挣脱挣脱也只会坠入泥坑不如乘风而上让风托举,无怨无悔地飞行……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韭香里的惊蛰

□李仙云

春雷隐隐,雨丝柔柔。蛰伏酣眠了一冬的万物,又开始焕发盎然生机。岸畔枝头,迎春花吹起了黄灿灿的小喇叭;涟漪碧水间,雨珠激起细小涟漪,河水一路欢歌着向东蜿蜒流淌。梧桐树刚刚吐露出绒绒的芽苞,带着生命的“脉动”与力量,让人凝视间心生美好与希望。

行至一处乡野阡陌,一畦春韭绿,满眼青碧翠。一位老先生踩着泥泞,一边用手机邀约老友尝鲜,一边低头弯腰修剪这早春的刀刀韭。他是退休教师,隐居祖宅。他说,最惬意莫过于三两好友小酌慢品,餐桌上少不了一盘土茬韭菜炒鲜鱿。

望着田垄翠若丝带的“春菜第一美食”,我轻吟道:“绿萼紫芥青尤美,春韭秋松味有余。”老先生如遇知交递给我一捆春韭:洁白的根茎处裹着浅紫的外衣,秀色宜人,清香馥郁。看我喜滋滋如获至宝,老人笑道:“春韭入饌百味佳,它在民间被称为‘还阳草’,能促阳气生发,焕发脾胃活力。”

家乡惊蛰日有食韭菜盒子的习俗。乡野郎中出身的二爷爷,每次用筷子夹起满嘴流香的菜盒,总会引用李时珍的话,说“韭”是“菜中最有益者也”,可驱虫祛毒。

巧手的母亲极会做家常小吃,我做韭菜盒子便是得她“真传”。友人食后赞曰:“比饭店做的都香。”于是将老先生赠予的春韭麻利摘洗切碎,再藏几个乡下买回的笨鸡

蛋,起锅烧油炒成蛋碎,配以铁棍山药粉丝碎。馅料黄绿相间,细丝轻绕,热油一泼,满屋飘香。拎起一张擀圆的面片,裹入馅料对折,在半圆边缘捏出层层花边,放入电饼铛以薄油煎制。煎至酥脆金黄,咬一口,脆香袭人,鲜嫩绝伦。

雷声轰隆,万物苏醒。惊蛰像天地间播起的“咚咚”鼓声,它震落冬的萧瑟,敲响春的福音。“春雷惊百虫,翠野启春耕”,我在垄上田畝,在散发着泥土清香的田埂间,情醉一畦春韭。它的浓烈辛香顺着味蕾漫开,让我梦回故土。那一口“香塌天”的韭菜盒子里,储满了我的乡愁和惊蛰天的浓情回忆——真是春的味道,“韭”知道。



雀梅争春
汤清钰

曹风

春节的烦恼

□高贵华

爆竹声里,年味像一层薄薄的糖衣,裹住了寻常日子的烟火,却裹不住藏在阖家团圆里的细碎烦恼。

最是心疼侄女,年方二十八,模样清秀,工作安稳,本该自在享受人生,却在春节成了全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一大家子围坐饭桌,话题三句不离婚嫁。长辈们的关心句句恳切,却字字压在她心头。她强颜欢笑,低头扒着碗里的饭,眼神里藏着无处躲藏的窘迫。我看着她,想起自己年轻时时的自在,如今却要看着晚辈被世俗的标准裹挟,连春节的欢愉都要打折扣,心中满是不忍。催婚的话语像无形的枷锁,锁住了她的从容,也让这团圆的氛围多了几分沉重。

弟弟的烦恼,则缠绕在一辆新车上。打拼多年,想换辆好车犒劳自己,本是喜事,却成了春节里的纠结事。整日泡在汽车论

坛里,对着各种品牌、配置反复比对,从合资到国产,从动力到内饰,从性价比到实用性,越看越迷茫,越选越焦虑。一家人围坐讨论,各有各的建议,反倒让他更加不知所措。他眉头紧锁,翻看着手机里的车型参数,往日的洒脱不见踪影,只剩选择困难的疲惫。一件本该开心的事,在春节的热闹里,变成了剪不断的烦恼。

儿子正处高考备战的关键期,春节于他,没有肆意玩耍的轻松,只有书桌前的埋头苦读。窗外孩童嬉闹的笑声阵阵传来,他却只能握着笔,在习题册里埋头耕耘。想吃的零食不能多吃,想玩的游戏不能触碰,连走亲访友的闲暇,都要被知识点填满。他偶尔抬头望向窗外,眼神里闪过一丝向往,随即又被学业的压力拉回现实。看着他小小的身影埋在书堆里,我既心疼又无奈。高考的重担压

在他稚嫩的肩上,连春节最纯粹的快乐,都成了奢望。

而我自己的烦恼,藏在岁月无声的流逝里。春节一过,又长一岁,中年的脚步,走得沉稳却也沉重。镜子里的自己,眼角多了细纹,青丝里藏了白发,曾经意气风发的模样,渐渐被岁月磨平了棱角。青春像握在手里的沙,不知不觉便已流尽,再也回不到年少时无所畏惧的时光。不再有说走就走的勇气,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肩上扛着家庭的责任,心里装着家人的忧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连感慨岁月的资格都要藏在无人的角落。

春节的烦恼,从来不是某一件事的困扰,而是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百态。年味越浓,心事越重。我们在欢喜与忧愁中辗转,在责任与岁月中前行,明知烦恼常在,却依旧要笑着迎接新的一年。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 tai

花灯里的流年

□杨丽丽

街角的梅花开了,一朵一朵,像是谁随手撒落的胭脂。元宵节就这么伴着梅香悄然而至,带着它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天色将晚未晚,暮色像一块渐变的绸缎,从浅灰慢慢染成深蓝。街上的花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仿佛天上的星星落了一地。孩子们提着兔子灯跑来跑去,灯影摇曳,在地上绘出流动的图案。那光晕温暖而朦胧,让人想起小时候母亲手中的那盏红灯笼。唐代诗人苏味道在《正月十五夜》中写道:“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这景象,仿佛穿越了千年,重现在今日的街头。

记得儿时,父亲总会在这天亲手扎一盏花灯。竹篾在他粗糙的掌心弯折,发出细微的脆响。红纸糊上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能有一丝褶皱。最后点上蜡烛,整个灯就活了,在夜色中轻轻摇晃,像是

会呼吸一般。那时的元宵节,空气里总是飘着糯米的甜香,还有爆竹炸开后的硝烟味,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气息。

街边的老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在猜灯谜。他们的笑声和着远处飘来的锣鼓声,在夜色中荡漾。卖糖葫芦的小贩推着车走过来,红艳艳的山楂裹着晶莹的糖衣,在灯光下发出诱人的光泽。元宵节的灯谜,自古便是文人雅士的乐趣。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说:“元宵灯谜,妙在含蓄,猜中者喜,未猜中者亦不恼。”这种智慧与乐趣,至今仍在这街角巷尾流传。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眼前流光溢彩的花灯——它们或圆或方,或大或小,每一盏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映照着一段时光。远处的烟花忽然绽开,照亮了整条街道,也照亮了每个人脸上幸福的笑容。

转过街角,我走进一条小巷。这里没有主街上的喧嚣,只有几盏零星的灯笼挂在屋檐下,散发着柔和的光。巷子深处,一位老奶奶正在门口摆弄着一盏莲花灯。我驻足观看。老奶奶抬起头,冲我笑了笑:“这莲花灯,是我老伴生前最爱做的。”她轻声说着,手指轻轻抚过灯瓣,“每年元宵节,他都会做一盏莲花灯,说是寓意着平安吉祥。”

我注意到,灯座上刻着一行小字:愿岁月静好,此生常伴。老奶奶的目光随着我的视线落在那些字上,眼神变得温柔而遥远。“这是他最后一年做的灯。”她轻声说,“那天晚上,他点完灯,看着它亮了很久,然后对我说:‘这盏灯,就当是我留给你的念想吧。’”我静静地听着,仿佛能看见那个温暖的夜晚,两位老人相依而坐,莲花灯在他们面前静静燃烧,照亮了他们满是皱



纹却依然幸福的脸庞。

走出小巷,主街上的热闹依旧。花灯璀璨,人流如织,欢笑声、叫卖声、锣鼓声交织在一起。这一刻,我仿佛看见时光的长河,从古至今,流淌不息。花灯里的流年,是父亲

手中那盏摇曳的红灯笼,是老槐树下猜灯谜的笑声,是老奶奶手中那盏永不熄灭的莲花灯。它们串联起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将温暖与美好永远留存在这个特别的夜晚。